

# 理论的内部背景与外部背景

, December 9, 2025 13:22

事物,通常会被我们称为“经典”。但不论经典理论再怎么恒久远,它都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所有社会理论必然都是理论家为了回应所面对的当下社会情境而发展出来的思想。之所以韦伯会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阿多诺却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布迪厄又如此重视象征暴力,就是因为他们面对的社会情境和想回应的当下问题是不同的。当然,这些回应时代的思想不是理论家们单凭当下的感觉随口道出的。任何一种学术性的社会理论之所以具有学术性,必然是因为它与已有的理论交织在一起而镶嵌进学术知识网络中。这种“交织”可以是继承、援用已有的理论,也可以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批评或与之对话。这意味着若我们想更好地弄懂某个理论,必须同时把握两点:第一,理论家们所处的社会情境及其想回应的社会问题是什么;第二,这些理论在知识网络中所要继承援用或批评对话的已有理论是什么。关于第一点,我们也许可以称为理论的“外部背景”,第二点则为理论的“内部背景”。

今天中国社会学界似乎有一种情况:人们对于社会理论的内部背景谈论得比较多,但对其外部背景的了解却极为不足。我们可以很容易猜想出几点造成这种“失衡”现象的原因。首先,今天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教材都以大同小异的章节架构写成。为了让章节之间有连贯性,各作者会努力打通每个理论之间的内部背景。而当代中国的基础教育过于强调从教材上获取被视为“标准答案”的知识,所谓的知识常常是被抽离外部背景脉络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对社会理论的所知又首先主要来自教科书。这就使得国人学习社会理论时常会惯性地直接将教材里被作者打通的内部背景当作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接受下来。其次,今天具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理论主要来自欧美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历史与情境对大多数国人来说过于遥远(光语言就有巨大隔阂),既所知有限,也很难体会,因此很多人对理论外部背景的了解可能要么兴致缺缺,要么力有未逮。然而,虽然搞懂市面上各理论教材里被打通的内部背景其实就已经是很艰难的任务了,但光这样是不够的。唯有再对理论的外部背景有基本的掌握,才能真正对社会理论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